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類考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程炎

謄録監生臣徐芭

論語類考卷十一

禮儀考

明 陳士元 撰

會同

朱子曰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

元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

六者諸侯見王之禮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来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来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覲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也時見者言無常期也王将有征討之事則諸侯来會以師助討左傳所謂有事而會是也故謂時見曰會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廵狩則六服諸侯衆来相見故謂殷見曰同會無常期春来即為朝秋来即為覲夏来即為宗

冬來即為遇也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
冬北方六服盡來凡會同朝宗覲遇之禮既畢王為
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馬其相此禮者則天子之公
卿受地視侯者也朱子集註衆頫曰同改殷為衆避
宋諱也其他註皆改殷為商云

執圭

朱子曰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
許謙氏曰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辨其等數為國之

瑞信

元按周禮太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壁男執蒲壁又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壁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壁如諸子之禮又天官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

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又考工記註云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剡上左右瑗寸

半一云圭博三寸璧圓徑五寸中孔一寸蓋璧内有

孔孔外為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

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禮記云諸侯以圭

為瑞朱子所謂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授之以圭為

瑞節者也聘禮云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

南面使卿進使者使者入衆介隨入君揖使者進之

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賈人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君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公側襲受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蓋自我國稱使自他國稱賓而孔子執圭或為使或為上介不可知已晁以道謂孔子定公九年仕魯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往来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然鄉黨一篇皆

弟子隨所見而記之豈可據魯史之闕文而謂孔子無執圭聘問之事哉

享禮

鄭玄氏曰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朱子曰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獻而仍還之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皆受而不還但有物酬之耳

元按聘禮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又覲禮云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延之升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庭實唯國所有禮器云大饗其王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

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註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若諸侯自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上公用璧琮而子男則用琥璜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四寸使卿大夫頫聘之享禮亦如之夫魯本侯爵

而孔子為使以聘鄰國其享禮當束帛而加以六寸之璧爾

私覿

朱子曰私覿以私禮見也

元按聘禮云擯者出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註云覿見也公事畢而請覿是欲交其歡敬不用羔者因使而見非特來也蓋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為君聘則不執羔故哀公八年公會晉侯于瓦左

傳云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是從君以覿他國君之禮也若因聘而覿則惟束錦而已又郊特牲云為人臣者無外交註云外交謂私覿也蓋為君之介而行私覿是外交若為聘則得私覿非外交矣

沐浴而朝

朱子曰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元按玉藻云沐稷而靧粱孔頴達疏云沐沐髮也靧
洗面也取稷粱之湯汁以洗沐滑故也玉藻又云浴
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疏云絺綌刷
去垢也杅浴器也出杅者浴竟而出也履蒯席者踐
蒯草之席也連用湯者連去足垢而用蘭湯也此沐
浴之禮卿大夫適朝之常也玉藻又云將適公所宿
齋戒居外寢沐浴此則卿大夫不常行之禮孔子沐
浴而朝是也左傳云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夫齋必

沐浴三日齋而請則沐浴可知

射讓

孔安國氏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元按孔邢註疏以揖讓而升下為句朱子則以揖讓而升為句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

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
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
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
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
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
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
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豐于西楹
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于豐上勝者乃揖不

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

主皮

朱子曰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

元按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

居一焉鄭玄云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鳦鵠鳦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故謂之鵠鵠的也凡射必有的總名為侯天子中之以服諸侯諸侯中之得為諸侯故曰侯也射有三大射之侯棲皮為鵠賓射燕射之侯畫布為正天子虎熊豹三侯諸侯熊豹二侯大夫麋侯士豻侯凡侯皆以布為之其形必方其外一分以其

名之皮飾之如虎侯虎皮豹侯豹皮也其中三分之一又以其皮綴於其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畫謂之正天子五正朱白蒼黄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緑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首諸侯則丹質而畫其獸首大夫士則不以采為質止於布畫之故曰畫布為正凡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侯中之大小

取數於侯道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
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畀異等也鄭
衆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是
鵠與正不同度矣正為布而鵠為皮射不主皮者馬
融邢昺謂射有五善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禮樂
容節也朱子引樂記貫革之射然貫革與主皮不同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
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武註云庶民無射禮

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而軍旅之射又有貫革之式樂記所謂貫革謂軍旅之射也周禮所謂主皮謂田獵之射也儀禮鄉射禮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註云禮射謂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大傳云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習之凡祭取餘獲陳

於澤宮卿大夫相與爲射中者爵雖不中亦取不中者爵雖中亦不取爵之取於圃中者勇力之取令之取於澤宮者揖讓之取也澤宮之射非但行禮又主於中此主皮之射而禮射則不主皮也

同姓

孔融氏曰魯吳皆姬姓禮同姓不婚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馮椅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

別也故制字姓從女

元按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氏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魯昭公時吳國彊大齊尚出涕而女之況於弱魯寧不藉其勢乎不曰孟姬而曰孟子昭公亦自知其非矣見人物考

論語類考卷十一

論語類考卷十二

明 陳士元 撰

禮儀考

瑚璉

包咸氏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

元按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

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夫記

謂夏璉殷瑚而包鄭註論語伏杜註左傳皆謂夏瑚殷璉蓋相沿而誤也朱子集註夏曰瑚商曰璉亦因舊註之誤而未考耳

籩豆

包咸氏曰籩豆禮器

朱子籩竹豆豆木豆

元按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註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爾雅云木豆謂之豆

竹豆謂之籩其四籩之實謂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也其四豆之實謂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也儀禮特牲少牢云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郊特牲疏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樂記云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此即曾子所謂有司

存之意

俎豆

孔融氏曰俎豆禮器

元按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註云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云籩豆大房周語云郊禘有全烝王公有房烝親戚燕饗有殽烝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註云楬無異物之飾獻疏刻之也是知周

俎稱房者象其形周豆稱獻者取其刻畫之文也然孔子所謂俎豆之事則非器數之末而已

束脩

朱子曰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

元按周禮膳夫掌肉脩之頒賜鄭玄註云脩脯也賈公彦云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是脯脩異矣檀弓云束脩之問不出境少

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云束脩之問不行境中是古禮亦以束脩為贄非但婦人贄用脯脩而已但比羔鴈雉鶩之禮為輕故先儒以為至薄也然傳記所謂束脩皆泛交之辭非專指弟子見先生之禮惟大唐六典云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杜佑通典云唐開元禮有皇太子束脩國學生束脩州縣學生束脩皇太子束脩束帛一篚凡五匹酒一壺凡二斗脩一案凡二

脡州縣學生束帛一篚凡一匹酒一壺凡二斗脩一
案凡五脡而十脡為束之說古今蓋不相通焉

反坫

鄭玄氏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為
好會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其上
元按鄭玄註以坫為主賓獻酬反爵之處雜記云管
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
反坫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玄皆註云反坫

反爵之坫也又內則云士於坫一孔彦達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作土坫庋食也又士虞禮云苴茅東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又既夕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又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面玄於內則士虞禮既夕篇之坫俱無所註惟於士冠禮之坫則註云坫在堂角豈非反爵之坫有難盡通者乎坫字從土凡累土而為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専為

反爵說也爾雅云垝謂之坫郭璞註云在堂隅坫端也邢昺疏云坫者堂角堂之東南角爲東坫西南角爲西坫也然鄭註反爵之坫則因兩君之好爲飲酒故耳本文謂坫之反而註謂爵之反其義有礙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黃東發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者别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爲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向外之室耳據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

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

諒陰

孔安國氏曰諒信陰猶默也

朱子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吳程氏曰諒陰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為梁庵謂既葬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倚廬後不及既練之堊室而遂以梁庵總該三年亦不通矣

許謙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斜倚於牆外被以茅茨寢苫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幃天子則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

元按孔氏以陰為默默者不言之謂然諒陰之下又云三年不言則語意重複矣尚書諒作亮說命篇云王宅憂亮陰三祀無逸篇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禮

記陰作闇喪服四制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廬也廬有梁者所以柱楣也又儀禮喪服篇云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翦屏柱楣既練舍外寢鄭註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也賈疏云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豎柱施梁乃夾户旁之屏也又禮記喪大記篇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自未葬以隱者為廬

鄭註云宮謂圍幛之也隱者謂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也天子諸侯之居廬當在未葬之前諒闇則在既虞之後滕文公五月居廬是也又晉書云武帝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至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詔羣臣議皇太子亦應除否於是盧欽魏舒杜預等以古之諒闇三年乃除服心喪三年天子居喪齋斬之制既葬而除降服而諒闇以終制

於是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是以諒闇為心喪三年也是時羊祜傳玄摯虞范宣等皆議古禮天子服喪三年非心喪三年蓋合孔子通喪之說惜乎晉主不從焉

臨喪

馮椅氏曰臨喪謂臨他人之喪

元按臨當讀作去聲韻書云衆大哭曰臨禮記云臨喪則必有哀周禮云王弔臨註云以尊適卑曰臨然

歷代喪禮有舉臨之制以卑適尊亦曰臨不知稱自

何時也

大葬

孔安國氏曰君臣禮葬

元按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

圖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註云別尊卑也又

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註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

蓋自卿大夫以上之喪謂之大喪則其葬亦謂之大

葬孔子嘗爲司寇大夫之官既去位無家臣則不得大葬也

禱

朱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

元按周禮小宗伯之禱祠都宗人家宗人之禱祠皆爲國有大故大烖非爲疾病也惟女祝掌内祭祀禱祠之事以時招梗禬禳以除疾殃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而儀禮亦云疾病乃行禱于五祀子路請禱而

孔子拒之者恐人馳情於溟漠之中所以建人極也故晉侯有疾卜者謂祟也而子產責之君身齊侯疥痁祝史將誅也而晏子勸其修德楚昭王有疾不祭河也而孔子嘆其知道豈無故哉莊子云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觀聖人之所謂卜則知聖人之所謂禱也子路問事鬼神其請禱也固宜誅

孔融氏曰誄禱篇名

元按古論語誄作讄說文云累其事以求禱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其稱誄曰者必祈禱之書如大祝所掌六祝六祈之辭而子路引之以證有禱之禮也集註以誄爲哀死之辭饒魯以誄爲祭文之類謬矣

舞雩

元按雩祭名有二義一祈穀一因旱也春秋書大雩又雩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此因旱而雩也左傳謂龍見而雩詩序謂春夏祈穀而雩上帝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建巳之月龍星始見天子乃雩祀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祀穀實蓋聖人愛民心切故為百穀祀帝祈膏雨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玄註云夏雩總

祭五帝是也魯之舞雩在城南故魯以南門為雩門鄭𤣥謂雩壇在南郊之旁蓋有所據春秋緯考異云雩者呼嗟求雨之名月令云大雩用盛樂故雩而舞者樂之容也周禮舞旱暵則用皇舞謂染鳥羽五采象鳳凰之羽以為舞也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乃女巫執皇而舞也蓋女與皇皆陰類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或亦古者達陰之意也漢承秦焚之後雩禮已廢而漢舊儀所稱雩

壇惟指龜山沂水為言豈魯之雩壇至漢尚存嘗即其地舉雩祀耶夫古之雩帝必升煙而梁之雩則謂火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陽方不可以求陰而移壇於東古之雩樂以舞為盛而齊之雩則尚謳歌而已非古制也賈公彥釋周禮司巫帥巫舞雩之說乃謂帥女巫兼男巫舞也且引曾點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為証謂舞人必有童冠是以點為司巫矣可記哉

儺

朱子曰儺所以逐疫

元按儺作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月令云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云此難難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之氣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是也此難天子諸侯得為之月令又云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

氣註云此難難陽氣也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

畢日至壽星之次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之氣

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是也此難

惟天子得為之月令又云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

土牛以送寒氣註云此難難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

有墳墓四司之氣謂之大難者下及民庶皆得難也

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耳

論語類考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類考卷十三

明 陳士元 撰

樂制考

八佾

馬融氏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僣舞於家廟故孔子譏之

服虔氏曰每佾八人天子用八為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為六八四十八人大夫用四為四八三十二人士用二為二八一十六人

元按左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降服虔云每佾八人自上及下行皆八人也何休杜預孔穎達註春秋皆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故六六三十六大夫為四

四十六人士為二二乃四人蓋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則每行人數亦宜減也且以服虔為非而孔融邢昺解論語亦同何休杜預之說朱子集註並引前二說曰未詳孰是以愚論之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音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若每列遞減至士止餘四人則八音不具豈復成樂襄公十一年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

證也禮記祭統云八佾以舞大夏又子家駒對昭公云八佾以舞大武夫大夏文舞也大武武舞也舞之大槩不外文武二端而已商頌萬舞有奕衛風公庭萬舞魯頌萬舞洋洋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去籥左傳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呂祖謙云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别名籥舞文舞之别名文舞又謂之羽舞周禮樂師掌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蓋古之祭祀備樂必備舞鄭衆云社稷以帗宗廟以

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玄云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二說不同然舞於季氏之庭者或用羽舞耳考仲子之宮惟問羽數是知祭廟以羽也

雍徹

朱子曰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元按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註云徹

者歌雍賈公彦疏云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
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
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
婦耳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僭之三家皆
桓公之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
禮有司徹註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

韶舞

孔安國氏曰韶舞樂名

元按樂記云韶繼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尚書云簫韶九成左傳云吳季札見舞箾韶周禮大司樂云舞大磬以祀四望又云九磬之舞舞者容也音在其中矣磬與韶同

聞韶

元按漢書禮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路史亦云陳宣公殺其太子御寇而敬仲犇齊致陳樂是以孔子在齊而

聞韶然史記世家無陳完以韶樂犇齊之語朱子亦謂此無所據故集註不取焉蓋齊之有韶非敬仲所能致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犇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王賜太公也魯亦有韶箾孔子不於魯聞之者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而偶聞於齊也其後晚年歸魯而正魯樂豈非韶之遺音在齊而孔子能傳之也哉儀禮通解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

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朱子謂此說差異亦有此理孔子曰韶者舜之遺音也温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或云子在齊聞韶音三月字其音字之誤與

武

孔安國氏曰武武王樂也

邢昺氏曰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

武樂

元按元命苞云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又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如是則武為文王樂名而云武王樂者文王武功未畢至武王始成武功故周公作樂以武為武王樂也春秋傳云止戈為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據此則武樂止

於六成而已

成

朱子曰成樂之一終也

元按孔安國云成樂曲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書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言九變其實一也樂記謂武樂六成而陳氏樂書即云文樂九成武樂六成愚竊疑之蓋六成乃樂之小成而九成其大成也以黃鍾為宮無射為商夷則為角仲呂為徵夾鍾為羽皆

以黃鍾起調黃鍾畢曲而和之以大呂是為一成以太蔟為宮黃鍾為商無射為角林鍾為徵仲呂為羽皆以太蔟起調太蔟畢曲而和之以應鍾是為二成又奏姑洗之宮至林鍾之羽而和之南呂是為三成又奏㽔賓之宮至南呂之羽而和之以林鍾是為四成又奏夷則之宮至應鍾之羽而和之以仲呂是為五成又奏無射之宮至大呂之羽而和之以夾鍾是為六成又奏夾鍾之宮至姑洗之羽而舞之以雲門

是為七成又奏林鐘之宮至南吕之羽而舞之以咸池是為八成又奏黄鐘之宮至應鐘之羽而舞之以九韶是為九成盖九變而復返於黄鐘之宮故為樂之大成也

亂

朱子曰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元按魯語閔馬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氏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變章亂節故謂之亂許謙氏云亂有二義篇章既成撮其大要為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樂記云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又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則謂金聲之亂非歌聲之亂矣

弦歌

朱子曰弦琴瑟也

元按周禮瞽矇掌弦歌爾雅云徒歌曰謡盖古人不徒歌必合琴瑟而後謂之歌口舉其辭而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有琴瑟從之也記云無故不徹琴瑟故知子與人歌而善必有琴瑟以和聲其瞽孺悲必取瑟而歌此古人所以不徒歌也

鼓

胡祖義氏曰鍾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

元按世本云黄帝命垂造鍾呂氏春秋云黄帝命伶倫鑄十二鍾禮記云垂之鍾葢垂為尭時鍾工而山海經則以炎帝之孫鼓延始為鍾鍾制載於考工記者甚詳鍾體之别五有銑有于有鼓有鉦有舞鍾柄之名二有甬有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有十二辰之鍾以應

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非特縣者編鐘也虞夏之時小鐘謂之鐘大鐘謂之鏞書云笙鏞以間詩云賁鼓維鏞鏞鼓有斁註云鏞大鐘是也周之時大鐘謂之鐘小鐘謂之鎛鎛即編鐘又謂之歌鐘伶州鳩云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是鐘為大器鎛為小鐘而周禮鎛師註云鎛如鐘而大謬矣鼓之制盖始於伊耆氏及少昊高辛帝堯而有虞氏謂之搏拊夏后氏加足謂

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禮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云應朄縣鼓則縣鼓周人所造也以應鼓為和終之樂則縣鼓為倡始之鼓盖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黄鍾大吕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吕蕤賔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吕無射之聲考工記云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

舒而遠聞言鼓之難為良也夫樂器多矣而孔子惟
舉鐘鼓者孟子云金聲也者始條理者也樂記云會
守拊鼓荀卿云鼓為衆聲之君是鐘鼓皆樂器之首
也鐘聲鏗鏗以立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周禮春
官樂師以鐘鼓為節鐘師以鐘鼓奏九夏地官鼓人
掌六鼓四金之音聲是鐘鼓交相為用故作樂者首
稱鐘鼓云

鼗鼓

朱子曰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揺之則旁耳還自擊

元按韻書鼗一作鞉又作鞀陳氏樂書云鼓以節之鼗以兆之盖八音兆於革音而鼗以兆其節奏也月令云脩鞀鞞世紀云帝嚳命垂作鞀鞞盖大者謂之鞞鞞一作鞮爾雅謂之麻以其音概而長也小者謂之鞀鞀即鼗也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然作樂有鼓必有鼗故

周禮大司樂有雷鼓雷鼗靈鼓靈鼗路鼓路鼗鄭玄註云雷鼓雷鼗皆八面工十六人乃以二人直一面左播鼗右擊鼓也靈鼓靈鼗六面工十二人路鼓路鼗四面工八人所謂鼓方叔播鼗武者豈非方叔掌擊鼓之工而武掌播鼗之工乎商頌云置我鞉鼓則鞉與鼓同置似無擊播之異鬻子云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呂氏春秋云武王有誡謹之鞀而堂下之樂必先鼗鼓者即樂記

所謂先鼓以警誡之意也鼓人救日月㝠氏攻猛獸

司馬行軍皆用鼓而不用鼗其賜子男之樂則以鼗

將之而不用鼓惟作樂則鼗鼓皆備也

磬

朱子曰磬樂器

元按磬制或謂黄帝使伶倫為之或謂堯毋勾氏為

之或謂叔為之明堂位云叔之離磬離磬特縣之磬

非特縣者未必不始於伶倫勾氏也山海經云少華

山之陰鳥危山之陽嵩山涇水之中皆多磬子擊磬於衛金履祥云磬編磬也以玉爲之夫磬有石有玉磬球也書言鳴球又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大球小球是也若編磬則編小磬十有二以應十二律或以石爲之不必玉也編磬又謂之頌磬儀禮云鼗倚於頌磬西紘是也孔子學琴於襄豈亦曽學擊磬於襄也耶

瑟

元按世本云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路史云朱襄氏使士達作五絃之瑟名為来陰又云伏羲絙桑為三十六絃之瑟通歴云伏羲瑟二十五絃漢郊祀志云伏羲瑟五十絃黄帝使素女鼔之哀不自勝因破為二十五絃補史記云神農作五絃之瑟樂書云瞽瞍之瑟十五絃舜益之為二十五絃竊謂樂音不過乎五故五絃十五絃為小瑟二十五絃為中瑟五十絃為大瑟然又以為三十六絃者蓋合陰

數也爾雅云大瑟謂之灑古者琴瑟相和未嘗偏用書云琴瑟以詠詩云鼓瑟鼓琴琴瑟在御明堂位云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是也然孔子拒孺悲惟鼓瑟而由與點之在聖門亦惟鼓瑟而未嘗兼琴者何也登歌琴瑟惟王者備焉詩云並坐鼓瑟又云何不日鼓瑟專用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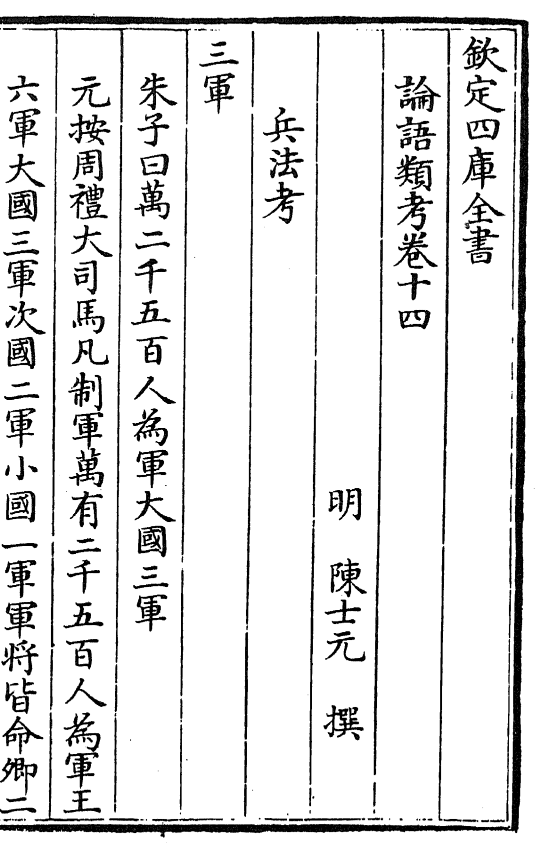
鄭聲

朱子曰鄭聲鄭國之音

元按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其所以當放也夫鄭衛之聲皆淫而孔子獨云鄭聲淫者舉其甚者言之耳衛詩自淇澳至木瓜凡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自緇衣至溱洧凡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媿悔悟之萌矣此鄭聲之淫所

以甚於衛也

論語類考卷十三



論語類考卷十四

明 陳士元 撰

兵法考

三軍

朱子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

元按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

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又有小師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伍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邱葵氏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鄉制也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軍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此制一定則士不待選將不改設有事

置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無招集之擾無廩給之費此先王之所以足兵也愚竊謂不然比閭族黨州鄉乃田里不易之制而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則於征伐之時以見在調發之兵而編定之耳蓋當其無事兵藏於農及其有事自依司馬法四邱為甸出長轂一乘六十四井之内五百七十二家可任用者一千二百八十人之中取其七十五人籍於司馬而民力始寬其七十五人非盡調發為兵也又按司馬法通十

為成成百井八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是八百家之中可任用者二千人二千人之中調發三十人而已是籍於司馬者一成之中百二十人有竒四分當兵之數發兵一分之强以起軍旅而民力愈寬安得謂伍兩卒旅軍師即依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哉況軍旅之起有大司馬將之以行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發兵時始置安得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皆帥兵以行而將不改置士不待選哉彼徒見

軍制與鄉制之數相合而即以軍出於鄉然天子六
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
遂鄉有比閭族黨州鄉猶遂有鄰里酇鄙縣遂也在
鄉者無一家非兵而在遂者獨佚焉何其厚遠薄近
如此哉天子六軍姑勿論且以大國三軍言之伍五
人兩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出車一乘百人為卒
三卒三百人出車四乘五百人為旅二千五百人為
師三師七百五十人出車百乘萬有二千五百人為

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而大國千乘共計六軍乃總三鄉三遂之全數其交互調發止取其半故曰三軍耳豈謂三軍皆三鄉之民而無三遂之民哉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穎達疏云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也又坊記疏云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左傳疏云古者用兵先取之鄉鄉不足取之遂遂不足取之公邑采地然則軍制兼出鄉遂而不專於鄉也明矣魯頌閟宮篇云公車千乘公徒

三萬鄭玄註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管子小匡篇云三分齊國以為三軍萬人為一軍三軍教士三萬人則其數又與魯頌合或者乃以一軍萬人為古法而周禮一軍之數多二千五百人為妄加之數此又執一之見也

師旅　軍旅

朱子曰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元按易彖云師衆也爾雅云師旅衆也凡詩書言師與旅註多以衆為訓古人稱兵或云師旅或云軍旅皆世俗之常語初無二義書云班師振旅此即師旅之謂周制旅積而為師師積而為軍而小宰大司徒小司徒鄉師封人鼓人縣師保氏遂師稍人雞人典瑞小史大史典路司右旅賁氏大僕銜枚氏象胥皆有軍旅之文孔子曰軍旅之事未學又曰王孫賈治軍旅子路曰加之以師旅盖軍旅師旅之稱皆常語

也

帥

邢昺氏曰帥謂將也

元按周制統軍曰將統師統旅曰帥統卒曰長統兩曰司馬統伍亦曰長是帥者統師與旅者耳謂之三軍則為軍將者三人為師帥者十五人為旅帥者七十五人為卒長者三百七十五人為兩司馬者一千五百人為伍長者七千五百人令曰三軍可奪帥則

又以統乎三軍者言之是帥之為言通乎上下之稱也管仲軍令云五家為軌故伍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三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帥之是帥也者主也可以上下稱者也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孔穎達疏云長與帥其義同夫周禮五人二十五人皆稱長牧誓千百人亦稱長是三軍可以稱帥

亦可以稱長也

陳

朱子曰陳謂軍師行伍之列

元按傳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春秋之時列國相攻非復成周之舊制矣蘇軾氏謂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其數奇而不齊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變而不可敗管仲變其制以萬人為軍三軍三萬人如貫繩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故可以

取勝愚因是考之變周制者不獨齊有內政而已秦楚晉鄭魯衛皆非舊制秦作陷陣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鼓輜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為八陳每陳各千九十四人又有獨比參伍烈大隊官曲部校裨軍之稱此秦制也楚武王作荆尸以伐隨又授帥孑以立陳法其後又有左孟右孟

兩甄之陳至莊王又以三軍為正軍二廣為親軍游闕為游兵而陳之左右分為二拒此楚制也晉獻公作州兵文公作上中下之三軍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又置三行又更為上下新軍此晉制也鄭則有魚麗鵝鸛之陣著於左氏春秋傳此鄭制也魯成公作丘甲每甸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三桓改作三軍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此魯制也衛有王孫賈治

軍旅其制雖不經見而陳法必與列國異故靈公問
馬而孔子以為末學者欲其先禮後兵耳孔子嘗曰
我戰則克而夾谷之會以兵加萊人費人之亂以兵
伐費人孔子豈真末學者哉

兵車

朱子曰不以兵軍言不假威力也

金履祥氏曰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語云不以兵
車蓋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戰也故國語云諸侯

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戾胡安國云自伐山戎以前二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未嘗與大衆出征伐也

元按韻書兵戎器也兵車謂以車載戎器以戰也司馬法所謂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已傳云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此五霸所以惟桓文為盛與

干戈

孔安國氏曰干楯也戈戟也

元按干戈皆兵器干一名楯一名櫓即今旁牌方言云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詩云師干之試註云干即楯也楯上施紛而後可持費誓云敿乃干註云敿繫也楯之紛也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為飾也又干之為言扞也牧誓云比爾干註云並以扞敵左傳成公二年齊侯抽戈楯以冒之是也戈似戟周禮夏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

頒之註云戈今時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考工記云冶氏為戈戟戈則兩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戟則三刃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又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戟柲一丈六尺詩云修我戈矛又云脩我矛戟是戈與戟不同而鄭玄以戈為句孑戟者蓋以漢制言耳漢氏戈有旁出者為句孑亦名胡身顧命云允之戈在東房又云執戈上刃夾兩階戺而不言戟者豈非以戟長於

戈不可以執於東房階戺之間耶故知戈與戟形相肖而長短大小不同朱子集註以戈為戟未之考耳若謂戈為短戟可也

九合 一匡

邢昺氏曰九合者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

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
穀為九也
朱子曰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元按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
師曰周公太公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書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
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朱
子謂九作糾蓋據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糾亦其

證也公穀輩不考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然齊侯之會十有五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兵車之會四豈有九合之數哉羅泌云九合者以葵邱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又非其盛若乃兵車之會則莊公十四年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公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年伐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

一匡天下者也夫以九合為葵邱之會是矣而又以一匡天下為兵車之會豈孔子所謂九會一匡者有二旨耶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繄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對曰譬之衣然管仲制裁之隰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君舉而服之爾臣之力也師曠倚瑟笑之平公問焉對曰凡為人臣猶庖丁之於味也管仲斷割而隰朋熬煎之賓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強之是君之力也夫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之盛舉也而孔子以為管仲之力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而不及桓公者何也蓋以桓公當佐天子恢王綱纂舊服而不當挾天子以九合諸侯耳詩於衛風存木瓜所以美桓公也而齊風則於桓公無述焉然則桓公本無伊周之志而管仲器小不能引以大道其身没而國亂也宜哉

請討

朱子集註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黃震氏曰沐浴而朝告於哀公君臣之義盡矣責以先發後聞是以仲尼為未足也

元按楊慎氏云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兵主何所為發若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此在論語註第一礙而不通即有疑者亦

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隱公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論語此章而繼之曰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蓋指宋陳之國移兵以討州吁為言而非謂孔子也朱子集註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殊非胡氏之本意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為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奔殿

馬融氏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

金履祥氏曰殿兵家所謂斷後也

元按司馬法謀帥篇云夫前驅啓乘車大震倅車屬馬註云大震即大殿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註云先驅前鋒軍名大殿後軍名王孫揮為前鋒帥穀榮為御夏之御寇為大殿後軍帥商子游為御故曰殿在軍後也哀公十一年齊為鄎故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於郊樊

遲請踰溝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然則孟之反為殿者為右師之殿耳是時顔羽邴洩俱在右師而同奔其左師有冉求為帥管周父為御樊遲為右乃獲齊之甲首八十而不與右師同奔者豈冉求以武城三百人為已徒卒皆其所自選而季氏所益之甲士七千人皆其精兵也耶

論語類考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類考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程琰

謄錄監生臣徐苞

論語類考卷十五

明　陳士元　撰

宮室考

宗廟

陳祥道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

至周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宫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廟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宫内各有寢廟别有門垣太祖

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遷諸侯無二宗大夫無二廟其遷毁之次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

李本氏曰禮緯云唐虞五廟親廟四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五廟至子孫七孔頴達云夏無太祖宗禹惟五廟殷祖契而宗湯則六廟

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文武二祧當時謂之廟如詩所謂於穆清廟是也或以文武二世室亦禮家之附會耳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春秋武公煬公桓公僖公皆稱宫魯公伯禽亦不應獨有世室之稱所謂世室屋壞者葢指祧主所藏之處也古者祧主未瘞之前雖其世在太祖之上必别有一屋以安神主而世世藏之各一室焉此以同堂異室為義故不曰某宫某廟而曰世室

屋也禮家以為祧主藏於太廟左右夾室者非矣苟藏於夾室則祭有不及祧主之時其祝號笙磬之聲豈不徹於一壁之外何以安遠祖之靈乎周禮有先公之祧是祧以世分先後不以室分左右也

元按宗尊也尊奉之廟故曰宗廟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註云世室者宗廟也重屋者正寢也三代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同制也夫周之明堂有五室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則明堂亦為宗廟矣有明堂必有太室書云王入太室祼註云太室清廟也則明堂亦為清廟矣又月令以五室皆為太廟則太

室亦為太廟矣古人建國左祖五廟乃在雉門之左
而明堂則在南門之外有五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
即寢廟也周禮夏官隷僕掌五寢註云五寢之廟蓋
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於周禮而見
於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為寢廟也朱子云一世各
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
墻宋祁氏云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朝後寢也
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

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葢始於秦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閍謂之門宫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夫謂東西廂者即夾室前堂也寢前廟後宜有道有闈門有閤門或謂閤門在廟門外然說文以閤為門旁户耳豈得在廟門外哉朱子謂堂下之壁闈門在焉婦人入廟由闈門闈門如今東西掖在旁壁夫闈門既為婦人所由則當在廟屋

之後而男子所由為闈門當在廟屋之前矣孫毓氏云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内各有寢廟各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彥氏云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門之前兩旁有隔墻墻皆有閤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墻有三閤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夫謂東行至太祖廟者自外門入折而東也蓋以路寢門為内門又謂之中門則天子諸侯之雉門也其外門則

臯門也入外門而曲折以入於廟門則大門在雉門之外而為臯門可知矣是公彦之說與孫毓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者不同既云太廟西有三閤門則東亦以此為定規而無所容世室矣然則世室豈必居於太祖左右而列於昭穆之上哉

太廟

朱子曰太廟魯周公廟

元按春秋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氏云世室者

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此魯之太廟所以為周公廟也春秋成公三年新宮災六年立武宮定公元年立煬宮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又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然則諸侯蓋不止於五廟矣又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夫太廟為周公廟禘文王于周公之廟見文王

無廟也文王無廟主藏于世室以世室僅可藏主其制不廣不可以周公就文王故遷文王主禘于周公廟也文王遷就其廟則周公元妃安得不退避後寢乎昔人有女主退避之說蓋以此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明年春刻桓宫桷皆非禮也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

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僭甚非周公所定侯國之禮制矣孔子之每事問也豈無意哉

朝廷

朱子曰朝廷政事之所出

元按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夏官司士正其位三曰内朝即路寢之朝四

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恒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也杜佑云天子路寢門有五其最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内則路寢也皐門之内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内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兩觀之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内有百官宿衞之廨應門内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臺蕪朝即路寢之朝太僕掌之陳祥

道云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此言天子之朝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内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又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寢路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内朝者玉藻所

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内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

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内朝則又有外朝矣諸侯内朝

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

子異天子有五門而諸侯惟有臯應路三門而已明

堂位稱魯公之宫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言名制二兼四是魯無臯門應門矣檀弓云魯莊公

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庫門在雉門外矣郊特

牲云繹于庫門内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内也

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内明矣又魯語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内朝註云神事謂祭祀也民事謂須政事也然則孔子之在朝廷葢在外朝也

公門

元按諸侯有三門皆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入朝之處葢應門也曲禮云龜筴几杖席葢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履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

器不入公門葢公門尊嚴不輕入也又考工記云應門二徹參个註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徹轍也二徹之内八尺參个三八二丈四尺也此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禮則有降殺其門或狹於此然聘禮乃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三个為證豈門制或有同與

中門

朱子曰中門中於門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

元按爾雅云棖謂之楔註云門兩旁木葢門有二扉

其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楔門之中有一短木謂之闑又名橛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此左右以内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為正謂自外視内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掩左扉惟以右扉出入故玉藻云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謂右扉之中也又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闑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

言賓客之事也又燕禮與大射禮俱云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故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論語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闑東况敢中門而立乎

履閾

朱子曰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

閾

元按爾雅云柣謂之閾郭璞孫炎皆註爲門限邢昺

云經傳諸註皆以閾爲門限謂門下横木爲内外之

限也俗謂之地柣

過位

朱子曰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

元按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靣諸侯西靣曰朝孔頴達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户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户牖之間鄭玄註云依如今綈素屏風斧謂之黼是也依一作扆爾雅云牖户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即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内屏其屏在路門内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内諸侯當在屏外門内此為不同耳朱子謂人

君宁立鐃魯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畀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公西赤束帶立於朝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是也孔子過君之虛位者蓋國有朝會則君立於門屏之間而卿大夫士之朝位各列於門外之東西故孔子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以就朝位君猶未視朝故云虛位也

蕭墻　樹塞

朱子曰蕭墻屏也又曰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内外也

元按邢昺氏云蕭之為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焉是以謂之蕭墻金履祥氏云謂之蕭墻者雖設屏以限内外而蕭疎可以通望内外如漢罘罳之類夫既曰蔽内外而又曰蕭疎通望非墻屏之制矣葢因明堂位云疏屏天子之廟飾註云疏刻也屏樹也刻為雲氣蟲獸如今桴思也桴思一作罘罳故

金氏以屏為罘罳耳然漢之桴思乃闕上小樓雖蕭
疎通望而非蔽内外之屏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
皆有物以蔽内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為之高八
尺足高二尺漆赤中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
外諸侯設於門内大夫士設於庭中爾雅云屏謂之
樹註云樹立也立墻當門以自蔽也又郊特牲云臺
門而旅樹註云旅道也樹所以蔽行道也夫曾之季
氏有蕭墻齊之管仲有樹塞皆以大夫而僭諸侯之

制者也

宮牆

朱子曰古人宮外惟有牆無今人廊室

元按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註云同實而兩名也古者宮室上下通稱莊子云黃帝築特室管子云堯有衢室之問帝王世紀云堯見舜處於二宮而孟子則謂之二室又曰宮室之美又曰取諸宮中則宮室可以通

稱至秦漢以後始以宫為至尊所居之稱耳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左傳云有牆以蔽惡是也夫有宫則有牆及肩之墻士庶人之牆也窺見室家之好室家亦謂之宫禮記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是也數仞之牆天子諸侯之牆也不見宗廟之美宗廟亦謂之宫詩云公侯之宫春秋桓宫僖宫是也故子貢以室家之牆與宗廟之牆總謂之宫牆云

阼階

朱子曰阼階東階也

元按說文云階陛也謂設級以升也考工記云夏后氏九階註云南面三三面各二故為九階竊謂堯時土階三尺夏制當崇於唐虞而有九級之階非為四面共設九階也古者堂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由東西序以上地道尊右故右為賔階東方仁也主人居之故左為阼階阼階主人之階也天子之尊其堂亦惟兩階君立於阼以賔延其羣臣所以下之也曲禮

云踐阼臨祭祀註云天子履主階以行事也自秦皇始中為甬道亢然自尊而有中階矣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夫中階之名不經見惟明堂位言之蓋明堂位乃秦漢人所撰也孔子朝服立阼階孔安國謂廟之阼階蓋以大夫服朝服以祭神故用祭服以依神也而朱子不言廟者豈謂孔子立於主人之階而以賓禮待鄉人也耶

堂室

朱子曰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

元按說文云堂殿也釋名云室實也言人物滿實於中也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高九雉公侯七雉子男五雉葢古人前堂後室負陰而抱陽堂向明以中為尊室朝生氣以右為尊室南為堂堂之中為兩楹之間室則左右為東西房而堂之左右則通達顯明不

間隅者也

奥

元按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奥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穾邢昺氏云此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炎氏云奥者室中隱奥之處古者為室户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奥是也

竈

朱子曰竈者五祀之一

元按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月令云孟夏之月其祀竈又云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莊子云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何孟春氏云是賓位也古人穴地為竈故席地可馮其觚令人稱竈東廚尚存其旨史記云李少君以祀竈術見武帝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自漢以來始有竈神之稱淮南子云炎

帝死為竈神路史云蘇伯死為竈神東觀漢記云陰氏臘日晨炊見竈神以黃羊祀之抱朴子內篇云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筭宋史云彭介夜聞厨宇有聲窺之見一人具王者服曰我竈君也為公理家事耳又茅君內傳及雜五行書述竈神事甚繁蓋人心徼福而撰奇如此仲尼不語神怪非此類也哉

朱子曰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

元按喪大記云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撤縣士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孔頴達氏云病者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則暫移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金履祥氏云北牖之牖當作墉葢室中北墉而南牖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為壁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扉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夫牖墉不同墉墻也牖窗

也書云既勤垣墉謂墻也易云納約自牖謂通明之窗也

長府

鄭玄氏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

元按周禮天官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之職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財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府猶聚也言貨財所聚也魯國聚財之處名為長府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公居於長府以伐季平子丙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救㢱西北隅以入則長府葢在宮內其亦魯之內府也乎

廄

邢昺氏曰廄焚謂孔子家廄被火也

許謙氏曰廄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為乘三乘為皁三皁為繫六繫為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廄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

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阜有趣馬繫有馭夫廄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此章為邦國之廄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圉牧者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駑馬三閑馬與人數亦如之故廄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

元按家語雜記皆載此事而家語乃云國廄故許氏

據之以為邦國之廐夫既為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邢氏以為孔子家廐者因其退朝而知之也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也是廐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耳

節梲

包咸氏曰節者栭也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侈

朱子曰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

元按爾雅云𣏌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閞謂之槉栭謂之楶註云梲侏儒柱也閞柱上欂也亦名枅又名㮧楶即櫨也疏云𣏌廇柱也其梁上短柱名梲一名侏儒柱以其短小也閞者柱上木名又謂之槉又名欂又名枅柱上方木是也又名㮧是一物而五名也栭一名楶又名節即櫨也謂斗栱也據此則節為櫨而非欂矣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註云

山節刻欂櫨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又禮器云管仲山節藻梲註云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疏云欂櫨亦名節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據此則節之名總為欂櫨矣又熊氏以栭上著木穩謂之欂櫨即今之棤木則節與欂櫨異矣蓋古今宫室之制方言稱謂不同如此尚書益稷篇云山龍華蟲又云藻火粉米疏云山取其静鎮且能興雲雨藻取其有文此古人服制之法象也今以山藻為宫室

之象者豈亦取此義與

居蔡

朱子曰居猶藏也

元按周禮龜人云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鄭玄云六龜各異室也孔穎達云龜有六室六龜各入于其室然古者藏龜之室惟天子諸侯得為之藏孫以大夫而僭焉且有山節藻梲之奢以諂事鬼神故孔子以為不智

市朝

朱子曰肆陳尸也

吳仲迂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云晉殺三郤尸諸朝殺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應劭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元按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面朝後市市朝一夫註云王宫所居面猶向也一夫謂各方百步之地也又秋官鄉士各掌其鄉之民數辯其訟獄

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玄謂肆猶申也陳也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且引論語肆諸市朝為陳尸之證又掌囚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又掌戮刑盜于市葢刑於市者即禮記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也凡罪當死不在八議而後可以戮於市公伯寮愬子路之罪揆之周制未知合至死否而子服景伯力能肆諸市朝則魯之士師不受中

協曰者多矣宜乎柳下惠直道而三黜也

論語類考卷十五